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王增賢

文獻通考卷四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學校考一

太學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

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太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庶人在官者養國老者為太學養庶老者為小學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庠之為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頖之為言班也於此班政教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校序庠皆鄉學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太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盖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盖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鄭氏釋王制謂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釋詩謂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孔穎達曰禮注解其義詩注解

其形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盖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吏之席又曰食三老五吏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

聖先師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葢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葢與成均並建於一邱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

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太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太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

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

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説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盖俲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修而兼用之内即近

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廱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夫人而習聞之故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即周制雜指而互言之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將習禮以化之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則使轉徙其居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

界之外不變移之遂遠郊之外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居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學太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徭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正義云此徭役者供學及司徒細碎之徭役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即詩書禮樂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之以禮樂冬夏教之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

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臨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棘逼也逼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謂其太遠終身不齒

禮書曰鄉簡不率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小

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

王以匹庶之家為易治膏粱之性為難化以其易

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

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

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

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䠞撻其重者不過

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於刑者歸於

士

又曰秀於一鄉者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

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俊士亦謂之造士葢學至於此材成德敏非可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六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聨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辯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

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辯論官材之謂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司馬辯論官材（辯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音美）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教之使識舊事中中禮者失失禮者）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以調之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祭於學宮中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户籍世謂之户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按此籍以召之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春使之學秋頒其材藝所為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

文王世子凡學户孝友世子及學士必時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教也

於學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以學之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所掌見上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䟽曰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小舞即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胥鼓南南南夷之樂胥掌以大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

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由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學以三者之威儀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義曰古者於旅也語 疏曰合語謂合會義理而語說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周立三代之學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按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之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數篇數 疏云謂大樂正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

大司成論說在東

序論説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可以問閒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為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文也終則負墻卻就後席相避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樂書曰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教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者之造士則其才向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

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

戈羽籥後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

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

難易蓋可見矣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

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

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

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

凡語於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　疏曰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天子親視學而考課

論說也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誓之曲藝小技能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謂後復論說也疏令待後復論說之日如春待秋時也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中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乃進其等進於衆學者等輩以其序又以其藝為次謂之郊人遠之候事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疏謂之郊人以其猶在郊學也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

尚書大傳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

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

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其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朱子大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

凡民之後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戴禮保傅傳及白虎通之說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尚書大傳之說程朱二子從保傅白虎通

又按注云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

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

卿以下教子於家也今以諸書所載及此注詳之則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歲入小學者乃天子世子之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虎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盖公卿已下之子弟年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學於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私學所以世子八

歳使入小學歟

王制天子曰辟廱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詩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植者曰虡横者曰栒業大板也樅崇牙也賁大鼓鏞大鍾論之言倫也言得其倫理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宫説者以為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邱如璧以節

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於飛於彼西雝說者以雝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子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為學名而曰古人以學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廱

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宫者蓋射以擇士云爾

東萊吕氏曰或疑是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廱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暬御征行之扈衛無徃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廱至此始為天子之學

江陵項氏枝江縣新學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學莫尚於斯矣方是時建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一事無法者而獨於建學

無制則其吏非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粟
士之廩則其士非爲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裘
葛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
辟廱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
治歷考祥則以爲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
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
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爲一大
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

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

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員即武帝所謂興太學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名見後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周室衰而關雎作韓詩說也幽厲微而禮樂壊諸侯恣行政由强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世以渾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君無所遇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

學者多録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
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
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
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
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文侯好學陵遲以至
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
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
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季世焚詩

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矣陳涉起匹夫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孔甲為涉博士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聲不絶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

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暇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自孔子後公孫弘始以儒者得政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

是時論學者尚知本如此今禮廢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

此武帝制也而其建請之議條畫之目則公孫丞相實發之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臧孔臧平博士之長也博士太常之屬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

首善自京師始由内以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舊官為博士舊授徒之黌舍也至是官置弟子員來者既衆故因舊黌舍而興修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此太常所補也詔書既曰崇鄉里之化則太常所補弟子不過取諸闕中而已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

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此郡國所擇也自好文學已下條目甚詳而太常弟子止取儀狀端正者蓋太常天子近臣常以儒宗為之任其選擇不必立法也一歲皆輙試太常所補郡國所擇雖有兩途至於受業一年而後試則考察無二法也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鼂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按博士秩比六百不應掌故秩反過之蓋應劭之誤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郎中宿衛之臣故具名籍以待上選也即有秀才異等輙以名聞非常選也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輙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諸不稱者謂太常之謬選博士之失教及郡國

之濫以充賦也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名布諭下欲為學者開入仕之路故以宣布詔書為名與三代賓興之意異矣此俗儒之所喜而高士所不屑也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左内史後為左馮翊右内史後為京兆尹右扶風大行後為大鴻臚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掌故尊於文學掌故即前所謂秩比二百石以上者也中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大行中二千石左右內史雖二千石亦通言之也文學掌故補郡屬文學掌故即博士弟子通一藝所補也郡屬即郡太守卒史也備員既無誦多者故選掌故彼善於此者以充數請著功令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他如律令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公卿多文學之士而治效反少於前日此太史公所歎也

先公曰按漢書此條有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又有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者補卒

史恐是兩樣人溫公通鑑析為二端東萊大事記殊未明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弘請選用之為學官而復補卒史及郡國備員意輕可知

竊詳此段自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下至請諸不稱是指白身受業而通一藝者自擇其秩比二百石至補郡屬備員是指已仕受業而通一藝者然白身通藝者可以為郎中則其官反高（郎中秩比三百石）已

仕通藝者只可為左右內史太守卒史則其位反卑佐史秩百石以下殊不可曉考訂精詳者必能知之按西漢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焚詩書獨存博士官所職者則猶令其司經籍然既曰通古今則上必有所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實繁秦雖存其官而甚惡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

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召博士諸生議

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數十人然則秦之於博士弟

子非惟不能考察試用之蓋惟恐其不澌盡泯沒

矣叔孫通面諛脫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禮器發憤

而事陳涉有以也哉

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

以官禄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

小置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按此即後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則是隱舉人之名以防囑托徇私此則似是隱問難之條以防假手宿搆其欲示公一也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按湯本傳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湯雖文深意忌

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夫尚書春秋所言豈有舞文巧詆慘酷深刻如湯之為乎今以上鄉文學而令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緣飾之則所謂廷尉卒史者往往皆曲學阿世如公孫丞相之流耳狄山以博士稍持正論抗湯則觸禍機矣賈山所謂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此語當為武帝發孝文則未嘗壞天下士也

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
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
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先公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
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宮之官長吏

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太學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好文學敬長上儀狀端正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光禄勲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騖不精

哀帝時置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謂處家持喪服

按學校禮義之地博士弟子公卿之儲則親喪而予寧持服宜也然漢時居官者實未嘗行喪禮薛

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注即文帝遺詔所謂也宣方進皆為相封侯猶不能捨去禄位躬行三年之喪而乃欲立此法以律從學干禄之士乎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

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奏起明堂辟廱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

班固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

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盖利
禄之路然

辟廱　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寛上壽曰閒者聖統
廢絶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廱

河閒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宫注三雍明堂辟廱靈臺也

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
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
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

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

按據此説則辟廱王莽時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員不過令其授學而擇其通藝上第者擢用之未嘗築宫以居之也然考兒寛所言與河間獻王對三雍宫之事則似已立於武帝之時何也盖古者明堂辟廱共為一所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

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修封時以祠太一五帝盖兒寛時為御史

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廱也班固漢書武帝贊有興太學之說然董仲舒傳只言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明元未嘗有庠序也至成帝時劉向所言則專為庠序而設然班固禮樂志言世祖受命中興乃立明堂辟廱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廱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興群下無所從說而庠序尚

未設之故也則知東都亦未嘗以辟廱為庠序然世祖建武五年已立太學而固之時尚言庠序未設何邪當考

又按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廱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即辟廱邪或別一所邪鮑宣得罪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旛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集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此亦西都已立太學之一證當考

西漢以博士入官

賈誼吳公薦為博士　董仲舒　疏廣　薛廣德　彭宣

貢禹　韋賢　夏侯勝　轅固　后蒼　韓嬰　胡

毋生　嚴彭祖　江公

以太常掌故入官

鼂錯以文學充

以博士弟子入官

息夫躬　兒寬　終軍　朱雲　眭弘明經　蕭望之

射策甲科　匡衡射策甲科　馬宮射策甲科　翟方進射策甲科　何武射策甲科　王嘉射策甲科　施讎　房鳳射策乙科　召信臣射策甲科

世祖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太僕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禮義之官教化所興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絶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

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及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

東漢之制太常卿每選士博士奏其能否　建武中太常選試博士四人陳元為第一張元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為博士　蔡茂試博

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第擢拜議郎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遜選漢官儀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爲之無選試之法中興以來始試而後用蓋既欲其爲人之師範則不容不先試其能否也

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奥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

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醖藉辯明經義每以禮遜相猒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廱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廱初行大射禮

光武始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盖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别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

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中正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

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尊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

之義經曰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

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

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别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

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
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
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
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
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

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徳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内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

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

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應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

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嵗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按如蔡邕之説則古者明堂辟廱太學太廟合為一所以朝以祭以教以饗以射皆於其地東漢時辟廱以為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以為博士弟子授業之所析為二處與古異要之太學與

辟廱固不可析為二處養老大射其與傳道授業亦豈二事哉

班固辟廱詩廼流辟廱辟廱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致堂胡氏曰明帝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詳此禮則知東京太學與辟廱相去亦非近地蓋漢世辟廱不為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黌宇之設遂虛之邪商周

在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某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為未足又建辟廱也

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四姓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名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

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
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
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
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
和帝永元十二年賜博士弟子員在太學者布人三疋
司徒徐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
科以勸勉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

法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
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
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和帝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
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
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順帝永建六年繕太學更開拓房室
將作大匠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

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内外講堂諸生横巷為海内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毁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又奏

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前漢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今各增十人則甲科五十人乙科三十人并丙科二十人為一百人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舍凡所造構

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學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

學生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譏汝南南陽又有畫諾坐嘯之謡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襃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牢修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等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

八顗曰八及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愷也

東坡蘇氏南安軍之學記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六十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爲中郎中第十七人爲太子

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之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

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補吏

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乃立三互法詳見舉官門

靈帝熹平四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

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

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時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於義已

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後又詔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陽球奏曰臣聞

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按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先公曰鴻都門漢宮門也太子保之廢來歷與九卿朝臣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即其所也太學公學也鴻都學私學也學乃天下公而以為人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與為列者則以為恥公卿州郡之舉辟也必敎書强之人心之公豈可誣也雖然有所由然也在昔明帝之朝幸辟廱辯說講白虎觀稱制臨決也先儒戴氏論曰天下是非析於理不析於勢君子論學無庸於挾貴為也天

子之尊群臣承望不及是是非非豈能盡斷於天下之理乎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禮師傅是正經義豈不盡善盡美哉明帝臨辛辟廱自為辯說已失人君之體矣章帝恖五經同異博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決去聖久遠六經殘闕諸儒論難前後異説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是非於一言之間難矣哉鴻都之興蔡邕言之以為章帝白虎釋義其事優大彼靈帝之童心稚識何足

語此愚謂啟帝之私心者往往自白虎觀之稱制臨決始

按靈帝之鴻都門學即西都孝武時待詔金馬門之比也然武帝時雖文學如司馬遷相如枚皋東方朔輩亦俱以俳優畜之固未嘗任以要職而靈帝時鴻都門學之士至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則其人品可知然當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其持危言覈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

錮殆靡孑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爭第更相告訟無復廉恥且當時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材皆西園詣價獻修宮錢之人矣於鴻都學士乎何誅

獻帝初平四年九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即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

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事業結童入學白

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絶榮望朕甚憫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時長安中為之謡曰頭白皎然食不充糧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

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

先公曰試士科選也觀禮文字也天下承平行之可也是時姦宄亂朝殺戮宰輔諸侯據地戕虐王臣盜賊未平道路不通國家岌岌有危亡之形而

獻帝方為此舉何其不知務漢祚至此時已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耄荒乃不自衰而衰者儒之不遇耶

東漢以博士入官

蔡茂　承宮　郎顗　曹褒　盧植　戴憑　歐陽歙　牟長　楊倫　魏應

文獻通考卷四十

文獻通考卷四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　著

學校考二

太學

魏志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録

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
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
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
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
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
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
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遟而末求浮虛者各
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

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區區私心常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篤者也數公謂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為儒宗

黄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嵗試通二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選舉補官並如後漢建和之制

明帝太和二年詔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絶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齊王正始中劉馥上言黄初以來崇立太學一十餘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孫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

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

明帝時高柔上䟽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惟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

按兩漢博士皆名儒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

今觀劉馥髙柔所言則知魏時博士之遴選既不精而博士之遷陞亦復有限矣

吳主孫休永壽元年立學制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導理為時養器也宜按舊制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禄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稱以惇王化以正風俗

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　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

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

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法周禮國之貴游子弟國子受教於師者也

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第五品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

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顏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
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
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允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
職唯舉明經之士選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
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
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
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
舉大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大興初欲脩

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

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伏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

增置周禮左氏公羊穀梁春秋臣以為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

征南軍司戴邈上言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奥不可倉卒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如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

權輿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從之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懐以江左浸安請興學校帝從之乃立太學徵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致堂胡氏曰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邈與袁馮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先公曰是時趙亦下書令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

置大小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南北之學並興而江左雖微中原喪亂則自若也

孝武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學於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版

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

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

廟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冑比例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

秦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又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　陽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髙泰謂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

令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不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乎乃止　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

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

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

司馬氏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齊高帝建元四年詔立國學以張緒為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上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

先公曰齊高即位之初求直言崔祖思以為人不

學則不知道此逆亂之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使人依方習業優殊者待以不次此國學之所以置歟南史儒林傳敘言國學時或建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取文具而已宋齊一也張緒見謂風流在清簡寡欲之目以為有正始之風善清言而已師道恐不止於清言然當時以為極選矣是春置學秋以國哀罷曾不及歲江左之學校如此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

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

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傚傚儉以宰相領祭

酒令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

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

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書始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所闕也若以國諱宫廢昔晉武立學爰洎建元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永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

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可也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置冑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　又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皆入學幸國子學策試冑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致堂胡氏曰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

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踰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他日又幸國子監親臨講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尚佛自天監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興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為萬世笑盖始於此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

陳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

掇蓋亦梁之遺儒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

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

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

曰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

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

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送平城　又命集

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者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明年特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別立太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礪儒術轉興

孝文太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建明堂辟廱及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又詔求天下遺書祕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厚賞

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　正光三年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

齊時師保疑丞皆賞勲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為三老而乞言焉

天和元年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中令國子寺不隷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仁壽元年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内將軍河

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又改國子為太學
水心葉氏曰仁壽元年減國子學生止留七十人
太學四門州縣學並廢當時國子千數則所散遣
者數千萬人豈不駭動雖有諫者皆不聽史臣以
為其暮年精華稍竭致然時方遣十六使巡省風
俗而詔以為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
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
下詔令州縣搜揚賢哲則云雖求傅巖莫見幽人

徒想崆峒未聞至道惟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旨意懇切且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則所謂精華將竭有所厭怠者亦未然蓋其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為教使材者必由學舜周公之論是也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壞不材者由於學則揠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則學之盛衰興廢蓋未易言也

先公曰劉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而帝不納由其不學故也牛奇章不可辭其責矣其後盜賊群起經籍道息而炫亦以飢死哀哉而水心乃以為帝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材然則廢之誠是歟

煬帝即位後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奏聞於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

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及古今後生鑽仰諸經議疏搢紳咸宗師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經籍湮沒於煨燼矣

唐制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勲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勲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朞親若三品曾孫及勲官三

品以上有封之子為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勲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筭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為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

長官補長史主焉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黄門侍郎之子為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

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
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
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
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
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
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
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
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

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為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為上六為中五為下併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歸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

孫送兵部准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

太宗貞觀五年以後數幸國學於門下別置弘文館於東宮置崇文館遂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

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祕閣律學隸詳刑

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者為之試書日誦千言并日試策所業十通七然後補其祿俸同直官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之登第加一階放選其不

第即習業如初三歲而又試三試而不中第從常調

武后聖歷二年鳳閣舍人韋嗣立上言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入垂拱已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則四海之内靡然向風矣

中宗神龍二年勑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疋四門學絹二疋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疋皆有酒脯其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言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為試官監試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

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盖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貴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書遒美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疋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

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聽之其學業成而堪貴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日願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太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國子學讀書

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設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

集使皆往閲禮焉

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勑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詞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即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開元十一年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脩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此屬

無益於國徒為靡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帝愛鄭虔之材欲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

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天寶十二載勑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選

十四年復鄉貢

代宗廣徳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冑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爼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蕭昕時為國子祭酒建崇太學以樹教本帝悟其言

詔群臣有籍於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者聽補生員

二月釋奠於國子監命宰相卿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内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

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先公曰先王之禮受成獻馘於學漢期門羽林之士悉通一經然則釋奠講經宰相師常參官武臣率六軍諸將往聽未為失也而魚朝恩判監事則非也以薰腐之餘而列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之上豈惟章甫逢掖蓋之介冑之夫亦以為辱矣

德宗貞元六年時弘文崇文生未補者務取闕員以補速於登第而用蔭乖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

人試藝者乃詔宜據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
歸崇敬為國子司業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
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廱以
制言之壅水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
下云爾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
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廱靈臺號三廱宮晉武帝
臨辟廱行鄉飲酒禮别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
遷惟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名之盛

辟廱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廱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栒簴大板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為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為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𩕳門縻業傳授義絶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准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䟽講解德行淳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

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
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
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
教授法學士謁師贄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
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止
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
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弟
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眡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

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櫝楚之國子移禮部為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繇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為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為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關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為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

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

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辟廱省太師氏

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憲宗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

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

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大學七十人四門三百

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

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

書館三人算館二人而已

韓愈復請國子監生徒䟽曰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原至使公卿子弟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取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請牒送法司科罪縁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賜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

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令請准新補人數量加支給又論新注學官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

文宗太和七年赦節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正月

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

武宗會昌五年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太學外州寄士人並隸名所在官學

咸通中劉允章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又建言羣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

梁開平三年國子監奏修建文宣王廟請率在朝及天

下見任官俸錢每貫尅留一十五文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況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儒風望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勑宜令宰臣崔協兼判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國子監每年秖置監生二百員侯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為定又請頒下諸道州府各置州學如有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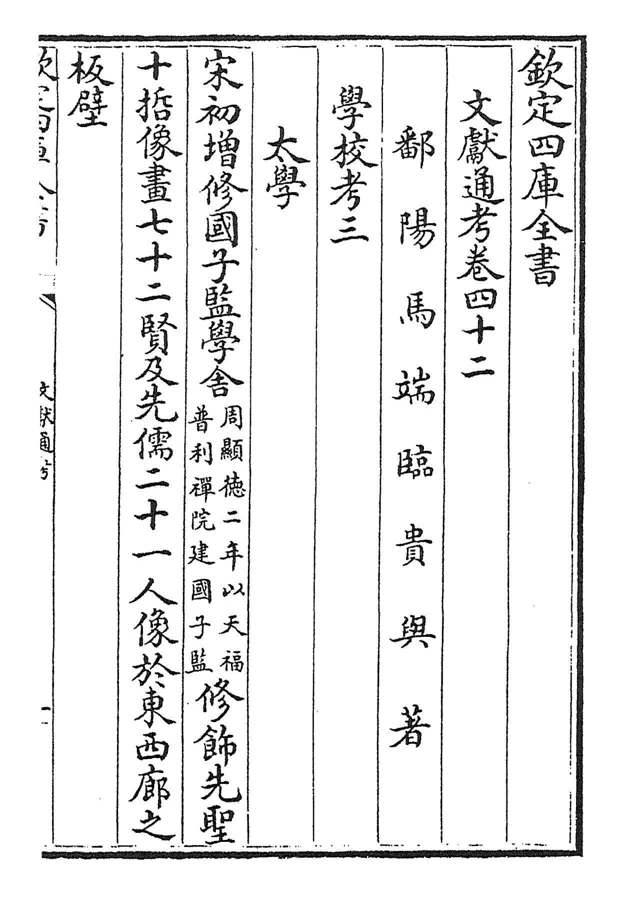
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兼太學書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輙免本戶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敕宜依
五年正月五日國子監奏當監舊例初補監生有束脩錢二千及第後光學錢一千竊緣當監諸色舉人及第後多不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及不納光學錢秪守選限年滿使赴南曹參選南曹近年磨勘選人並不收竪

監司光學文抄為憑請自今後欲准往例應色舉人及第後並先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并納光學錢等各有所業等第以備當監逐年公使奉勅宜准往例自今後凡補監生須令情願於監中修學則得給牒收補仍據所業次第逐季考試申奏如收補年深未聞藝業虛沾補牒不赴試期亦委監司具姓名申奏

按五代弊法凡官府公使錢多令居官者自出其費宰相則有光省錢御史則有光臺錢至於監生

亦令其出光學錢則貧士何所從出旣徵其錢復不蠲其役待士之意亦太薄矣然史所言多有未曾授業輙取鮮送者往往亂離之際其居學者亦皆茍賤冒濫之士耳

文獻通考卷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四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學校考三

太學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太祖皇帝開寳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七十人先奉詔令分習五經内有繫籍而不至者又有往京進士諸科常赴講席緣監生元有定數欲以在監習業之人補充生徒詔令元繫籍而聽習不闕得干秋試繫籍而不至者聽於本貫請其未入於籍而聽習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鄉里令補監生之闕

仁宗慶歴二年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狀量試藝業給牒充廣文太

學律學三館學生多或致千餘人即隨秋試召保取解
及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考官倚席若此但為游士寄
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居常講筵無一二十人聽
講者欲望自今應國子監每遇科場勑下授納取解家
狀日已前須實曾附本監聽學滿五百日者許投狀令
本授官取文薄勘會詰實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
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未係監生欲求試補者亦
不限時月投狀試業收補每日講筵應係聽讀生徒並

於本授業學官前親書到歴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歸寧並具狀給假若滿周年不來參假者除落名籍事下國子監本監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已得國學文解省試下者止聽讀一百日許再請解又國子監除七品以上子孫許召保官試補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補以此每遇科場多有冒稱品官子孫難以詳别或興詞訴請倣唐制立四門學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孫補充學生自今每歲一補試差學官

鎖宿封彌精加考校取文理稍通者具名聞奏給牒收補內不合格者且令理日依舊聽讀後次與試若三試不中不在試補之限從之　四月詔國子監太學天下州縣學生更不立聽讀日限以諫官余靖極言其非便故也

按古人所謂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者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

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禄之途然明經而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為士者内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今慶歷之法所謂習業者雖有講肄聽讀而未嘗限以通經之歲月所謂榮途者止於拔解赴省而未嘗别有優異之捷徑此所以科塲罷日則生徒散歸講

官倚席雖限以聽學之歲月而不能強其久留反以淹滯為困故不久而遂廢也

慶歷三年立四門學以士庶子弟為生員

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吏造錫慶院之財費多而北使錫宴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皇祐末以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事又令孫覺説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指意明白衆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蜂起瑗不顧强力不倦以卒有立迨今三十餘年猶用其規模不廢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於首善令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於外瑗在湖學教法

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歷中嘗置內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尋詔九百人為額

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為右學上以擬三王四代膠庠序學

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
畫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
掌事者直廬略具而太學棟宇始僅足用者自主判官
外益至直講總而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
差或主判官奏學生員釐為三等初入學為外舍外舍
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員以百内舍二百外舍不限
員各以其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舉業優等上中書
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

判直講復保上中書審察奏除官先有職掌者已受官
仍與舊職俟直講教授有闕次第選用
議學校貢舉見舉士門
初蘇頌子嘉在太學顔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
嘉極論為非在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曽布曰此輩唱
和非毁時政布大怒責張琥曰君為諌官判監豈容
學官與生徒非毁時政而不彈劾遂以告安石安石
大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非

執政所喜者不與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良與選季良安石妹壻濤其姪壻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授口義旦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已其設三舍皆欲引用其黨耳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詳見舉士門

太學安惇等已升上舍皆特免觧其自發觧者即免禮部試時三舍未有推恩定法故特降命也

仁宗時嘗置武學既而中輟至是復置尋詔生員以百

人為額　又置律學置教授四員
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
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
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
私試歲一公試補内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封彌
謄録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
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内舍内舍

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為五人學錄增為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為之

太學生虞蕃訟學官升舍偏曲下御史臺核實何正臣請置獄辭所及雖非蕃所嘗言者皆得究治於是追逮徧四方踰年獄始成判監李季長坐受學生竹簞陶器削職停官判監黄履失察陳襄受請皆降罰

直講王沇之削籍太常丞佘中貶秩皆有賕也

又詔歲賜緡錢至二萬五千又益郡縣田租屋課息錢之類以為學費

學制所言國子監以國子名而實未嘗教養國子乃詔許清要官親戚入監為國子生聽讀額二百人仍盡以開封府解額歸諸太學其國子生解額以太學分數取之毋過四十人

七年用司業朱服言四方來試禮部者雖不籍於太學

或有顯過若造飛語謗朝政許監官以聞用學規殿罰

按子產不以鄭人議執政之然否而毁鄉校盖以學校所以來公論也今熙寧之建太學蘇嘉言變法事忤介甫則學官并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新經策時務則誇新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學規殿罰之條則太學之設乃箝制羅織之具耳以是為一道德可乎

哲宗元祐六年岑象求等言國學設師生而禁其謁見

無從叩問禮部詳度許從長貳請益仍立講訓考課之式私試既不鎖宿則是日講說亦不廢

七年置廣文館解額先是開封解額稍優四方士子多冒畿縣戶以試又有隸太學不及一年不該解試者亦往往冒戶禮部案舊制凡試國子監者先補中廣文館生乃得以牒求試遂依倣其法立廣文館生二千四百員除開封府元解百人則許自試其嘗撥取諸科二百國子額四十通二百四十人者今皆取諸開封府以為

本館解額遇科場年試補館生中者執牒詣國子監驗試凡試者十人取一開封考取亦如其數試者不及十人即以率減取仍嚴禁重試禮部言國子生應解已有定額在法試者滿百人即如額取二十人若不滿百與國子混試通取以元祐五年計之凡五人有奇而解一人詔自今太學及國子生發解並以是年分數准此

帝既親政羣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祐功久不許改至是議者益多監察御史郭

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歲月稽其行實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得不經禮部試特命以官責備而持久故其得也難自元豐以來應格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已誘進激勸莫善於此元祐新令遂罷推恩之制宜復元豐法以廣樂育之德知章又請三學補外舍生依元豐令一歲四試皆從罷五路經歷通禮科太學生中上舍者悉用元豐制推恩上等即該注官者歲毋過二人免禮部試者每舉五人而止免解試者二十人而止仍計數

對除省試發解額其元祐法勿用諸三舍升補等法悉推行舊制苟合增損即條具以聞

紹聖元年國子監奏罷廣文館發解其額本取之開封府諸科及國子悉復還之凡學生自外路參假及新補中未該撥填入學者權附國子監别號試取一次

詔五路禮部奏名額以十分之三與府監諸路進士通取二分合五路通取餘五分監自取罷春秋科

元符元年詔以命官人許為國子生毋過四十人凡試

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復置
春秋博士崇寧間復罷之
徽宗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誡即城南門外相地營
建外學是為辟廱蔡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
均葢在邦中而黨庠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
皆興學貢士即國南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
後升諸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
學專處上舍內舍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太學上舍本額

一百人內舍二百人今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學為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俟學成奏行之其勑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録員歸外學仍增博士為十員正録為五員學士充學諭者十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為之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立

考選法

詔取士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見舉士門）

内侍劉公度鄭祿肄業國庠文粗可采特減磨勘以

旌之

令學生實非資閥輙見師長因而干請用學規極等罰

之凡奉祠及仕而觧官或待次悉許入内外學任子不

繫州土隨所寓入學仍别齋居處别號試考㑹升補三

舍生從後獻助得官其入學視任子法

大觀三年提舉淮東常平徐畋言蔭補入官人須隷學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許就銓試嘗再入等即免銓試公私試嘗為第一人比銓試推恩從之

七年臣僚言進士之中銓格者每一百人而得占注優恩不過五七人去年中上二等皆闕不取今取隷學國子試格用之銓法五年而得上二等優恩者二百四十人免試者尚在其外是蔭補隷學者優於累試得第之人詔在學嘗魁一試者許如舊恩餘止令免試注官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妄用極侈靡以奉上幾危宗社乞追奪安石王爵毀去配饗之像使邪說淫辭不能為學者惑詔王安石從祀孔子廟廷禮部其改位置在鄭康成以下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為正所否者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頃者指蘇軾為邪學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許采

其長而用之實爲通論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詆王氏以爲邪説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率衆見時而詆詈之時引避不出乃得散退齋生又自互黨王蘇至相追擊附從者紛紛凡爲此者足以明時之不能服衆也詔時罷兼祭酒

正言崔鶠言近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陛下求治切矣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及居要路者皆自蔡京出則安有實是聞於陛下乎且舉馮澥所上之言

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斥除
異巳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既以異論逐而其所著
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則天下靡然無
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尚
敢為此熒惑也乎其言曰崇寧以來博士各徇其黨
而言皆偏異附王學則詆元祐之文附元祐則詆王
氏之說此尤欺罔也此時士大豈有敢學元祐而詆
王氏者乎自京賊用事借學法以鉗士人如用軍法

以脇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轄一有異論則學官亦皆黜廢矣此非徒劫持學校也疑有異論則已過且暴聞馬爾而何博士先生稍敢誚詆王氏乎前日博士講觧具在取而覆視則獬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黄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説或記祖宗典故或載名臣談論慮其鑑照已罪一切禁錮嚴刑重賞使不敢藏則其禁異亦已極矣而元祐能與王氏兩立乎其欺罔亦已甚矣

律學　熙寧六年置教授四員凡命官學人皆得自占入學舉人須命官二員任其平素先入學聽讀而後試補習斷案人試案一道習律令人試大義五道月一公試三私試

需用古今刑書許於所屬索取凡朝廷新頒條令刑部畫日關送

算學　崇寧三年立其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算法并歷算

三式天文書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經願占大經者聽公私試三舍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容齋洪氏隨筆曰大觀中置筭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兖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筭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儀鬼臾區巫咸九

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邱史趙史墨
裨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
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
景業蕭吉臨孝恭張巽張胄元王朴二十八人封
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冲之殷紹信都芳許遵
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
希明李鼎祚邊岡郎顗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
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邱建夏侯陽甄鸞

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於傳記無閒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太初歷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黄帝為先師云

書學 篆隸草三體字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五書仍兼通論語孟子義願占大經者聽三舍試補升降略同算學法推恩差降一等

畫學　曰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授說文則令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畫意與否仍分士流雜流别其齋以居之士流兼習一大經一小經雜流則誦小經或讀律考畫文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工三舍試補升降以及推恩略同書學惟雜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職以下三等

醫學　初隷太常寺神宗時置提舉判局始不隷太常

亦置教授一員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醫為之學生常以春試取三百人為額三學生願預者聽倣三學之制立三舍法為三科以教諸生有方脉科鍼科瘍科方脉以素問難經脉經為大經病源千金翼方為小經考察升補等略如諸學之法其選用最髙者為尚藥醫師以次醫職餘各以等補官為本學博士正録及外州醫學教授云

小學見童科門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駕之士三十六人為監生

國子監生員皆胄子也舊制行在職事官同姓緦麻親釐務官大功親聽補試入學每三年科場舉二人取一若未補中則七人取一然太學生皆得以公私試積校定分數升舍惟國子生以父兄嫌但寄理而已須父兄外補乃移入太學而得陞

紹興八年葉林上書言西漢奪於大盗天下非漢有

矣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學西晉滅於狂胡天下非晉有矣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時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時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為辭饋餉為觧我宋以儒立國垂二百年懿範閎規非漢晉比也今中興聖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姑養五百人不過費陛下一觀察使之月俸顧謀之大臣洛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而廷臣皆曰若

倣元豐則軍食未暇而削弱非禮也請徐議之

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凡諸道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等已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者聽取應充弟子員是歲秋季始開補試者五千人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豐尤密諸齋長諭月書學生行藝於籍行謂帥教不戾

規矩藝謂治經程文每季終論可選者考於學諭仲月後入學者次季選考十日考於學録二十日考於學正三十日考於博士四十日考於長貳歲終校定三經季選者准此校定至陞補日展一季外舍百人内舍三十人注於籍如逐舍與校定生不滿元額即計分數取内舍仍分優平二等於次年六月以前聞奏諸補内舍附公試以外舍上二等同考選簿參定若簿内所選者據闕陞補闕多就試人少者以就試人所為率不得過一分五釐上舍准此不得過三分若簿未成其合理陞補年月聽以試中日為始即試雖入上二等而考選不須者候補一歲私試入三等及不犯三等已上罰或須選而試不入上

二等者俟再試入三等已上聽補

諸補上舍以間歲九月五日鎖院發解年俟試畢別為一甲附試考校合格分優平二等奏號長貳同拆號官入院以所奏行藝參定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或一優一否為下否謂已經三季已上選或校考不預聞奏而試入優等及有優等校定而試不入等者注籍訖具名聞奏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省下等免解中下等補及一年並申尚書禮部若下等自該免解及已經免解而再該免者即與免省其不自該免者許再試入優與陞等

王暎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

有畸為太學養士之費

十八年詔太學在籍外舍生若入學已及五年不預校定及不曾請到國學解或不曾公試入等自紹興十九年為始歲終檢校除籍免請本州公據止召本學生二員委保再補以後歲終依此檢校

權禮部侍郎陳誠之言國庠立額不為不廣然有待闕之士者臣嘗得其說矣京師視四方為甚遠非身隷業上庠者不能取應其請假歸省即就鄉舉故額

常有餘今首善之地江浙士人便於往來一補中外
舍即無假滿不參之人故未嘗有闕後來之士將何
以待之國子監勘會昨京師上庠外舍生以二千人
為額自來未嘗滿額蓋縁四方士人請假歸鄉道途
既遠往往止就鄉舉又舊法或三經試而不與升補
或兩經試而曽犯規罰自有除籍之法所以闕額週
流源源不塞今來上庠見以一千人為額江浙士人
往還既無告假逾限除籍之慮得以故作規避占據

學籍使有司補試不行有妨後進故有是命

按自崇觀以來三舍之法大備議者病其立捷徑之途長奔競之風然觀此疏則知當時尚有參假而歸復取鄉舉者如後來之法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蓋未嘗有以太學生退就鄉舉者非惟國家無此法而士亦決不肯辭尊而居卑舍優而就窄矣

二十七年詔自今以春季放補省試年即以孟夏立為

定制

孝宗隆興元年始三歲一補

太學遇覃恩舊無免解法帝始創行之自是為例省

額增數十人

乾道二年詔下省併曽請舉赴補人以太學遇省闕額

收補額外勿增在朝清要官碁親許牒子弟作待補國

子别號考校如太學生遇有期親任清要官更有國子

生不預校定外補及差職事惟得赴公試私試科舉則

混試焉　舊公私試皆學官主之自淳熙後公試仍鎖院降勑差官學官不預

太學補弟子員故例每三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為準每百人而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士人多不就試則為他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濫滋

甚慶元中遂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十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三年黄倫以兩優釋褐自紹興建學至是始有兩優用崇寧恩例授承務郎國子録

朝野雜記舊制太學上舍生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號釋褐狀元例補承事郎太學正録淳熈初鄭鑑自明由此選不四年而為著作郎補郡自明數言事上甚喜久而稍厭之六年劉純

叟堯夫復以解褐除國子正時王仲行為兵部尚書
奏言今兩優釋褐初授京秩即授學官視狀元制科
恩數過之事理不當乞先與外任時知滁州張商卿
亦言今中上舍為學官不數年便可作監司郡守獄
訟財賦非所素習豈能保其不謬乞先注職官上然
之十月丙申詔與殿試第二人恩例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
省臺諫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詔

書講論混補之法盖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内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歷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斂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於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絶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畯之士進取無他塗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於行都

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由乎學校至於德行道藝惟取決於糊名苟為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於太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具諸

州教養課試陞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時朱熹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熹曰久去根頭理會若大學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

之時太學之法寛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
可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
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
萬里來悅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
中心悅而誠服之葢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熈寧以
來此法浸壊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塲而掌其
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㒞於塲
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求於學其奔趨

輻輳而來者不過為觧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觧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

所觧徳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大學之教不為虛設而彼懐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為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為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

賞以絶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徳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之學矣

寧宗慶元二年以國子生員多偽濫制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凡監學生皆給綾牒若告謁在外遇科舉試於漕司　嘉定七年祭酒請以外舍分數及五分或六分最優者一人與次年升内舍後二年家摘始以外優升歳為定例

宗學　紹興十四年建於臨安學生以百員為額太學生五十人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選館職以教授焉

寧宗嘉定九年詔諸王宮學改作宗學參之國朝典故仍隷宗正寺以宮教授改為博士宗諭

葉適論學校曰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

孰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為
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
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閒以俊秀聞於
學者旋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
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
或以為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為倡亂動衆者無
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為相務使諸生為無廉恥以
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

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為姑息之地夫正誼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盖其本為之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毫釐以為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來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盖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此

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乆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宫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乆於其職而相與為師友講習之

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為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憲庶不墜矣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為不可為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揭而正則宜有不可為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如此類者雖欲不為亦不可得也

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制度雖自秦漢以来皆弛壊廢絶然其他如禮樂法度尚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本根惟是學校幾乎與先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且如禮後世所傳固非先王之舊如射饗宗廟明堂雖是展轉參雜而有識之者猶自可見且樂如韶樂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舊然知鍾律者尚自可以推尋復先王六律五音之舊且如官名後世至體統斷絶然而自上臨下以大統小左

右相司彼此相參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舊惟是學校一制與古大不同前此數者猶是流傳差誤然學校不特流傳差誤乃與先王之學全然背馳且如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冑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

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

目自别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

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

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認便把教

做政看若後世學校全不可法大率因枝葉可以

見本根今則但當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

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

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然

當時所謂鄉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略見於周禮然而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且如周公設官下至於射夭鳥至微至纖之事尚皆具載豈於興賢能國之大教不見其明文其他大綱小紀表裏如此備具學者須要識先王之意只緣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學校之官不領於六

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官盖此二者皆是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禄之官鮮克由禮以蕩淩德實悖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所以教養之意上與三公其事大體重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要當識先王之意雖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

國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這又見體用本末無窮大抵學校大意唐虞

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後却做官司看了
所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
漢之事當東之不觀今所詳編者要當推此意大
抵看後世秦漢一段錯認教為政全然背馳自秦
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
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為諸生投戈講義初建三廱
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戎狄之俗
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

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亦不足道這箇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為美觀惟是擾攘之國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具視學校若弊屣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理義之在人心不可已處今時學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這箇用心內外不同止是文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却是擾攘之時剛武之君偏廹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是草創若不

足觀却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近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這般處學者須深考其他制度一一能考亦自可見學校之所以得失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考

文獻通考卷四十二